

红楼五百回

王家惠 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红楼五百回

中卷

王家惠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序 言 | 潘 石

“殿前作赋声摩空，笔补造化天无功。”王家惠的《〈红楼〉五百问》付梓，令我记起了曾读过的这两句诗。天才诗人李贺用这样的诗句赞扬他的老师，我借用李贺的诗句表达对家惠的推崇。特别是“笔补造化天无功”一句尤为贴切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问世后，对它的评论研究，从脂砚斋就开始了。二百年来，林林总总、形形色色的“红学”研究纷至沓来，以至于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学科。但是，红学研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，就难免枝蔓旁生，舛误种种，穿凿附会，演绎索隐，甚至把红学研究政治化、庸俗化。六年前，王家惠向我谈起，他想挥去眼前的云遮雾罩，只从《红楼梦》的文本出发，把《红楼梦》限定在文学作品而不是其他诸如政治、历史之类，不是从《红楼梦》中走出去，而是回到《红楼梦》中来，对小说阅读中遇到的种种疑问谜团，或者不同版本的诠释注解，以及小说中故事人物情节乃至细节的迷惑不通不解之处，提出质疑，边读边问，边问边答，他给自己想的题目叫“红楼百问”。当时我还在报纸副刊编辑的岗位，与他多有合作，这一次又是一拍即合，并相互约定：一定坚持从文本到文本的原则。我们还约定，从约定的时间开始，每周一问，连载刊发。君子一言，从2008年开始，至今六年有余，王家惠谨守诺言，笔耕不辍。而且不是百问，而是五百一十一问，洋洋洒洒一百余万言，在红学研究领域另辟蹊径，别开生面。

在我国，很早就有了“开谈不说红楼梦，纵读诗书也枉然”的调侃。一部小说，在历史上，不仅仅是文学史上，有如此影响的大概绝无仅有。但是，就一部小说、一部文学作品来说，由于它的作者自身原因，由于它成书的年代和历史背景，由于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种种原因，局限与不足总是难免的。也就是说，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。还有它的诠注者们，也难免失之



纰漏、遗憾，乃至舛误。就比如一座华丽的大厦，从远处看，从整体看，可能完美，但是走近了，或者走进去，总会发现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。当然，前提是，正如这座大厦值得我们走进去欣赏一样，这部小说的魅力与价值足以征服我们，让我们坐下来，静下心来，一遍一遍地读，爱不释手地读，饶有兴趣地读，追根究底地读。我想，这也正是王家惠写作《〈红楼〉五百问》的原因与目的。

做任何一件事，尤其是大事，开始迈出的第一步都是艰难的。因为第一步不仅是选择、决心，还包含了能力和准备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经典巨著，千古奇书、天才之作。从古到今，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，喜爱它、研读它的人集众如云。不同的领域，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兴趣爱好，不同的目的取向，《红楼梦》就像一个人见人爱的美女，早已没有神秘可言。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取一个选题，不啻自取其难。王家惠的勇气和信心显然来自扎实的准备。在远没有成为红学专家的少年时代，王家惠首先成了“红迷”。家藏的丰富和开放的读书环境，给了他最初的“红蕴”。及至他后来的曹雪芹家世研究和电视连续剧《曹雪芹》的创作，在大师云集的红学研究中，他以独领一家之言的成就跻身其间。应该说，《〈红楼〉五百问》问得首先是他自己，是他自己在研读《红楼梦》时的疑问和不解。他在回答读者的同时也在回答着自己。六年多的时间，世事纷杂，琐事搅扰，在我的想象中，王家惠沉浸在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奇绝意境中，令人敬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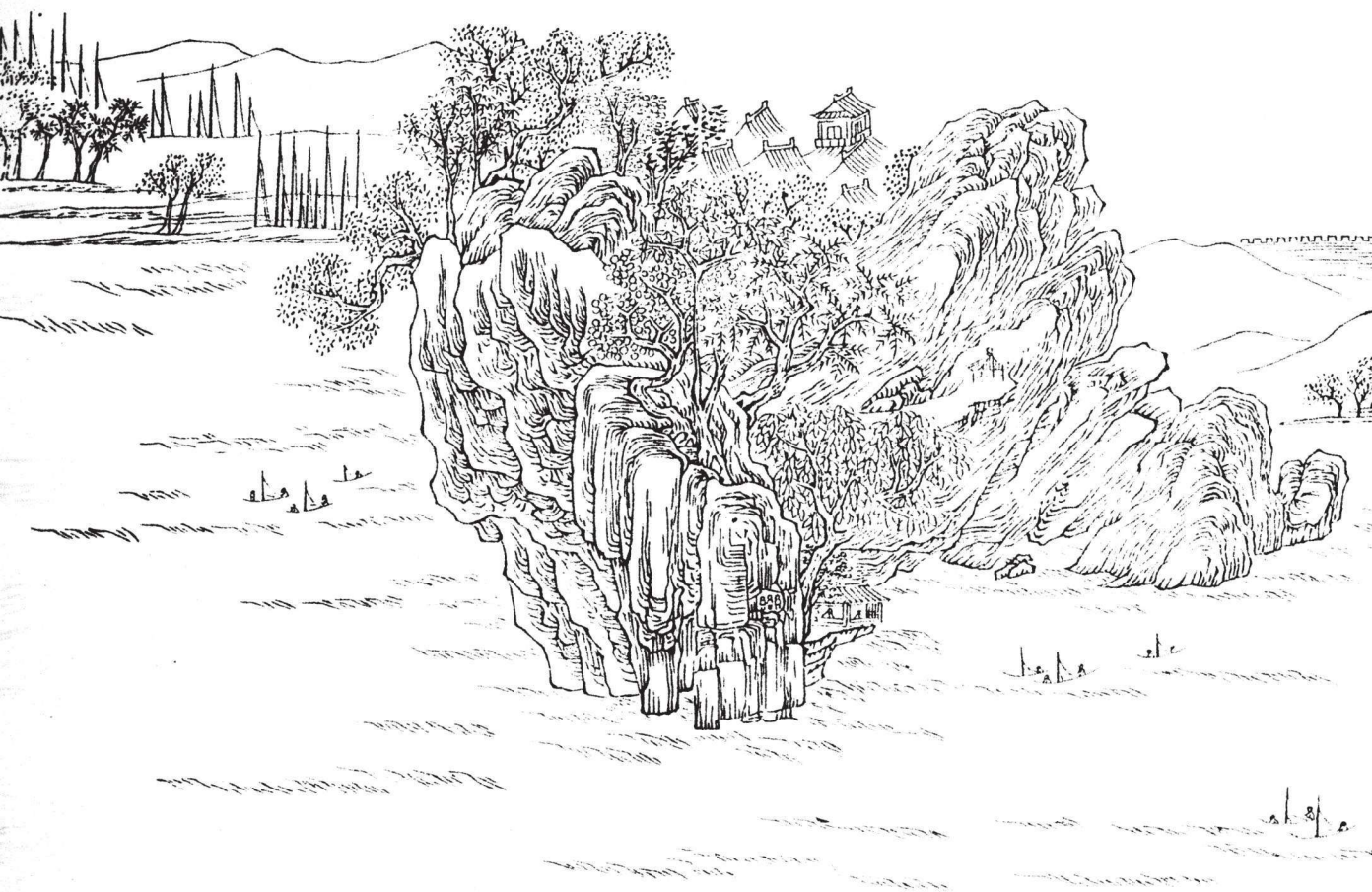
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”《〈红楼〉五百问》的问世，其震动与影响尚难估量，但其填补了红学研究的一项空白，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特别是对那些喜爱“红楼”却“读功”不足的普通读者来说，是一部难得的阅读参考书。也许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许多红楼读者的手边，都少不了这部《〈红楼〉五百问》。释疑解惑的同时，知识与学问也在丰富增长着。当然，对一些研究者来说，许多课题或论注，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定夺了。

这里，我还想说一下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副刊以及它的编辑们。且不说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副刊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位作者开辟专栏六年之久，连载近三百期，六年多来，人事更迭，岗位轮换，负责“红楼百问”这个专栏的每一位责任编辑，都慎始敬终，埋头做事，不计得失，可以毫不惭愧地说，《〈红楼〉五百问》得以成功问世，这些编辑与它的作者同样功不可没。他

们和作者一样，共同承载了一份责任与坚持，还有始终在幕后的劳作与汗水。任何一座大厦，都是从第一块基石垒起。当大厦以华丽的身姿傲视天宇的时候，对这座大厦的第一块基石和它的垒砌者的礼拜，同样令人动怀。

衷心祝贺家惠又作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

（作者为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副刊部原主任）





自序

六年前，唐山本地的一家企业约我去讲一讲《红楼梦》。我整理了一份讲稿，还没去讲，便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位河北省文学界的朋友到了唐山，约我去喝酒。时任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副刊部主任的潘石兄也在坐。席间，潘石兄问我在忙什么，我说刚刚整理了一份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讲稿。他便提出先在报纸上发一发。我说讲稿在报纸上发不太合适，若要发，可以另写一个东西，尽量通俗一点儿。他说可以。于是回来我便写了几问，请他看一下，他看了倒还满意，于是就连续发了下来。开始定的题目是“红楼百问”，当时想，怎么写也不会超过百问。可是没有料到，越读书问题越多，一路写下来，竟然成为《〈红楼〉五百问》。

开始写的时候没有什么统一的计划，只是想把过去的一些思维定式打破，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，以一种平常心来重新读这本书，发现什么问题就写下来，自己能够解答的试着解答，不能够解答的看看别人说过什么，介绍过来，想得很简单。可是一旦写起来，就发觉远远没有这么容易，它涉及到了所谓“红学”的方方面面，非我所能胜任。但是事情已经做起来了，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，只能硬着头皮来努力完成它。多赖热心读者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有的给报社打电话，有的当面对我讲，谈他们对于这个专栏的感触和想法，使我感觉到这些不成熟的文字还有人看，有人关心，甚至有许多人在一期刊地剪报。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热心的读者，我不可能坚持六年之久。

虽说没有什么统一的计划，但是在写作当中还是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，能够代表我对于《红楼梦》这本书的认识。



第一个原则就是文本意识。

《红楼梦》这部书的遭遇很怪，从它一出现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究竟写的是谁家的事情，由此形成了所谓“旧红学”和“新红学”。旧红学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，认为它写的是康熙朝的政治，把书中人物与康熙朝的政治人物一一挂钩，得出的结论是这本书意在“吊明之亡，揭清之失”，是一部有着民族主义意识的书。这种红学，人们习惯称为“索隐”派，其中也有许多不同意见，单只写的谁家事这个问题，就有明珠家事说、顺治与董小宛说、张侯家世说，等等。不管什么意见，他们认为这本书写的是别人家的事情，这个认识是统一的。

到了1921年，著名学者胡适发表了他的《〈红楼梦〉考证》。论证指出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曾任江宁织造的清初著名诗人曹寅的孙子曹雪芹，曹雪芹写的是一部“自叙传”，也就是说它写的是曹家自己的事情。这个学说一出现就引起极大反响，“索隐派”的旧红学在它的攻击下溃不成军。直到今天，红学界几乎还是这一派的独家天下。这一派新红学，人们习惯上称为“考据派”。

无论索隐派的旧红学还是考据派的新红学，其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把《红楼梦》当作一本小说来读，他们往往忽略小说文本所呈现给我们的意义，却力图寻找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。这就很不对头了。因为《红楼梦》作为一部小说，在创作过程中当然会吸取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素材，也会含有作者家事的影响，这一点毫无疑义。可是这些东西一旦进入小说，它就不再是原生态的东西，而成为一种文学创造，我们所要欣赏研究的是这种创造物，而不是它的素材。这就好比我们到饭店去吃饭，我们只须注意欣赏菜品的色、香、味、形、器等方面就行了，没有必要一一探究每一种调料的来源和产地。因此在写作当中，我始终注意把对文本本身的理解和研究放在首位，决不做那种漫无边际的索隐和考据。这是一种很艰苦的工作，因为对于文本本身的解读，虽然有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过，但是迄今收效甚微。我们可以回想近年来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红学事件，不是索隐派就是考据派的成果，文本本身的解读几乎就没有产生过什么轰动效应。但是这个工作总得有人来做，我不自量力，来做这个工作，只能说是一种尝试。

第二个原则是女性视角。

不论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，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，都想把这部小说与

政治挂钩，似乎只有与政治挂上钩，它才具有“伟大意义”。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，具有五千年的政治史，所谓中华文明，就是一种以政治为中心的文明，政治一直被作为社会生活的头等大事。时至今日，领导们在布置一项工作任务时，也习惯强调“这是政治任务”，政治任务就意味着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。可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，正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高压之下，把探求的目光转向人、人情、人性这些更为基本的层面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把《红楼梦》归入“人情小说”这个范畴，确实独具只眼。曹雪芹在小说的开头就反复申明此书毫不干涉时政，“大旨谈情”，就已指明了这种创作取向，这是一本写儿女真情的书，简单地说，是写一群美丽少女的悲惨命运。这个问题的意义不可低估。中国历来是男权社会，中国的主流话语历来是男性话语，女子历来是没有话语权的另一半。在中国传统文学中，女子的话语也极其微弱。诚然，我们有大量的闺怨诗，但大部分闺怨诗都是男子代拟，写的是男子眼中的女人，说的是男子的话。即使在一些写女子的名篇中，比如著名的《木兰辞》，也不过写了一个女子做了男人的事情而已，其实质仍是男子话语。在小说世界，女人更是可怜的一群，仅以几部名著为例，《三国演义》中让人记得起的女人只有一个貂蝉，那仅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，连自身个性都没有写出来。《西游记》则把女色视为取经的障碍，一概屏绝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潘金莲、潘巧云、阎婆惜都是反面角色，一百单八将中倒是三个女性，但一个是母大虫，一个是母夜叉，只有一个扈三娘还算不错，却把她嫁给了矮脚虎——一个武艺平常却极度好色之人，以至有人怀疑施耐庵吃过女人的大亏，与女人有仇。《金瓶梅》写了一群女性，但大抵是淫乱之辈，如鲁迅先生所说“如有狂疾”。唯有《红楼梦》是真正站在女儿立场，为女儿说话，说女儿话的一部伟大著作，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一个女性话语系统。这个意义更不容低估。记不清哪一位伟人说过：妇女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标尺。曹雪芹以滴血之笔写出一群美丽少女的悲惨命运，启发人们去想些事情，这个意义可是太大了，要阐明它非这一篇小文所能达到。所以我在写作当中始终注意由曹雪芹自己的切入角度切入这部作品，努力理解他这一女性话语系统的深刻意义。

第三个原则是地域特色。

曹雪芹与丰润的关系在红学界可谓尽人皆知，但是也一直有反对的声音。我在写作的时候，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：如果曹雪芹是丰润人，他



在作品当中一定会使用丰润方言土语。我尝试做了一下探究，发现令人欣喜。这个工作红学界还没有人来做，我相信随着探求的深入，也许会对曹雪芹及其籍贯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。更何况还有其他，如饮食、地名等等与丰润有关的事物，都在研究范围之列。

如今终于将这个牵累多年的作品完成了。此时，我想向广大的读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，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还要感谢《唐山劳动日报》为我提供了这个机缘，感谢副刊部的同志们对这个专栏付出的辛勤劳动。当然，我更想向尊敬的潘石兄表达我的感谢，只因他一句话的邀约，便有了这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作品。佛教有“报四重恩”的说法，我只想以微薄的劳作，报答众生关切之重恩。



目 录



- 第一问 《红楼梦》开头儿怎么多了一段 / 1
- 第二问 女娲娘娘到《红楼梦》中来做什么 / 3
- 第三问 补天为什么单单用石头 / 5
- 第四问 石头为何这般大 / 7
- 第五问 “一百单八钗”是否来自“一百单八将” / 9
- 第六问 石头为什么会“悲号惭愧” / 11
- 第七问 贾宝玉与孙悟空是不是一奶同胞 / 13
- 第八问 “楔子”是中华小说的“独立宣言”吗 / 15
- 第九问 甄士隐仅仅是“真事隐”吗 / 18
- 第十问 贾雨村是否娶了薛宝钗 / 20
- 第十一问 甄士隐与贾雨村在全书中起什么作用 / 22
- 第十二问 “神瑛侍者”与“石头”是一还是二 / 25
- 第十三问 “石头”如何变“神瑛” / 28
- 第十四问 林黛玉家比贾家穷吗 / 31
- 第十五问 林黛玉有原型吗 / 33
- 第十六问 冷子兴如何演说荣国府 / 35
- 第十七问 贾雨村为什么开出一个名单 / 38
- 第十八问 林黛玉是否太早熟了 / 41
- 第十九问 荣国府在南京还是在北京 / 43
- 第二十问 贾赦怎么住在偏院 / 45



- 第二十一问 对王熙凤，该恨还是该爱 / 48
- 第二十二问 锦绣文章如何做 / 51
- 第二十三问 《红楼梦》第四回是不是全书总纲 / 55
- 第二十四问 《红楼梦》是“康熙朝政治小说”吗 / 57
- 第二十五问 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“自叙传”吗 / 59
- 第二十六问 《红楼梦》意在“欲望之解脱”吗 / 61
- 第二十七问 《红楼梦》是“家庭感化小说”吗 / 64
- 第二十八问 《红楼梦》是“情场忏悔”之书吗 / 66
- 第二十九问 《红楼梦》反映了“资本主义萌芽”吗 / 68
- 第三十问 薛蟠进京年龄到底有多大 / 70
- 第三十一问 薛宝钗比贾宝玉大几岁 / 72
- 第三十二问 薛宝钗进京“待选”指何事 / 74
- 第三十三问 警幻仙姑是中华爱情女神吗 / 77
- 第三十四问 真假有无为哪般 / 79
- 第三十五问 无边“孽海”几多深 / 82
- 第三十六问 “情天”有出处吗 / 85
- 第三十七问 “千红”缘何同“一哭” / 88
- 第三十八问 “虎兕”还是“虎兔” / 91
- 第三十九问 精明为何运偏消 / 94
- 第四十问 何谓“一从二令三人木” / 97
- 第四十一问 《红楼梦曲子》为何不独咏薛宝钗 / 99
- 第四十二问 “意淫”是怎么回事 / 103
- 第四十三问 贾宝玉是西门庆的另一面吗 / 106
- 第四十四问 秦可卿勾引贾宝玉了吗 / 109
- 第四十五问 “兼美”为何这样难 / 111
- 第四十六问 袭人能否与宝玉偷情 / 114
- 第四十七问 是“老家”还是“老的” / 116
- 第四十八问 是“跳蹋”“跳跼”还是“跳塔” / 119
- 第四十九问 刘姥姥真是丰润人吗 / 122

- 第五十问 “淹蹇”怎能是“偃蹇” / 124
- 第五十一问 香菱的年龄怎么小了 / 126
- 第五十二问 “日阳儿”还是“日头阳儿” / 129
- 第五十三问 “秃歪刺”是什么意思 / 132
- 第五十四问 “冷香丸”有何妙用 / 134
- 第五十五问 为何让周瑞家的送官花 / 137
- 第五十六问 焦大是奴隶还是奴才 / 140
- 第五十七问 宝钗怎么会穿“半新不旧”的衣服 / 143
- 第五十八问 贾宝玉的打扮怎么这么怪 / 146
- 第五十九问 “金抹额”与“攒珠勒子”是一种东西吗 / 148
- 第六十问 薛宝钗项上到底戴的是什么 / 150
- 第六十一问 “一个药”表示何意 / 153
- 第六十二问 “多早晚”是什么意思 / 155
- 第六十三问 “糟鹅掌”“酸笋鸡皮汤”是南方食物吗 / 157
- 第六十四问 宝玉为何捧李嬷嬷 / 159
- 第六十五问 宝玉的字写得咋样 / 161
- 第六十六问 “可着”怎么读 / 163
- 第六十七问 贾宝玉不读书就会“潦倒”吗 / 165
- 第六十八问 贾政是个好父亲吗 / 167
- 第六十九问 宝玉果真怕父亲吗 / 169
- 第七十问 “契弟”指的是什么 / 171
- 第七十一问 “奋起来”是什么意思 / 173
- 第七十二问 “打旋磨”就是“打转转”吗 / 175
- 第七十三问 “倘或”是古语还是土语 / 177
- 第七十四问 曹雪芹会犯语法错误吗 / 179
- 第七十五问 贾瑞病了多长时间 / 181
- 第七十六问 贾璉到哪儿去了 / 183
- 第七十七问 贾瑞的病与秦可卿的病为何如此相似 / 185
- 第七十八问 秦可卿是焦大骂死的吗 / 187



- 第七十九问 凤姐与谁有染呢 / 190
- 第八十问 贾瑞也是焦大骂死的吗 / 192
- 第八十一问 天香楼发生了什么事 / 194
- 第八十二问 天香楼的故事该不该删 / 197
- 第八十三问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意义何在 / 199
- 第八十四问 “要牌立刻”该不该改 / 202
- 第八十五问 “蹠看”还是“踏看” / 204
- 第八十六问 “净”还是“就” / 206
- 第八十七问 贾琏何时赴扬州 / 208
- 第八十八问 王熙凤是体制内的“铁娘子”吗 / 211
- 第八十九问 秦钟与宝玉谁是真情种 / 214
- 第九十问 “铁槛寺”与“馒头庵”是生死极限吗 / 216
- 第九十一问 “着”字该不该删 / 219
- 第九十二问 秦钟遗言是否与人物相符 / 221
- 第九十三问 秦钟是贾宝玉的参照系吗 / 223
- 第九十四问 曹雪芹轻视可卿姊弟吗 / 225
- 第九十五问 秦氏一门是贾府的袖珍版吗 / 227
- 第九十六问 贾琏长什么样儿 / 230
- 第九十七问 王熙凤如何降伏贾琏 / 232
- 第九十八问 “割聘”还是“聘请” / 235
- 第九十九问 历史上有后妃省亲制度吗 / 238
- 第一〇〇问 曹雪芹是借省亲事写南巡吗 / 240
- 第一〇一问 甄真贾假皆曹家吗 / 242
- 第一〇二问 “大观园”即南京“随园”吗 / 245
- 第一〇三问 大观园即南京江宁织造署之西花园吗 / 247
- 第一〇四问 大观园即北京恭王府吗 / 249
- 第一〇五问 大观园可南可北吗 / 251
- 第一〇六问 大观园有多大 / 254
- 第一〇七问 大观园的正门是否临街 / 256

- 第一〇八问 大观园的后门是否临街 / 258
- 第一〇九问 大观园有几个角门 / 260
- 第一一〇问 大观园中轴线上是水面还是甬路 / 262
- 第一一一问 题对额是贾宝玉与父亲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吗 / 264
- 第一一二问 清溪缘何名沁芳 / 267
- 第一一三问 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吗 / 269
- 第一一四问 “是人”还是“世人” / 271
- 第一一五问 曹雪芹怎么这样写美人 / 273
- 第一一六问 元春省亲时年龄有多大 / 276
- 第一一七问 脂砚怎么这样怪 / 278
- 第一一八问 钗、黛之间区别何在 / 280
- 第一一九问 沉香拐杖、伽楠念珠是何物 / 282
- 第一二〇问 糖蒸酥酪是何物 / 284
- 第一二一问 怡红院里哪来的风干栗子 / 286
- 第一二二问 豆腐皮包子怎么做 / 289
- 第一二三问 袭人是千古良婢吗 / 291
- 第一二四问 何谓“情不情” / 294
- 第一二五问 贾宝玉曾经“雪夜围破毡”吗 / 297
- 第一二六问 贾宝玉摒弃永恒吗 / 300
- 第一二七问 贾宝玉是男人的叛逆吗 / 303
- 第一二八问 贾宝玉是男性解放的先驱吗 / 305
- 第一二九问 静日为何玉生香 / 308
- 第一三〇问 李嬷嬷乃荣府之女焦大吗 / 311
- 第一三一问 林黛玉快人快语吗 / 313
- 第一三二问 袭人是如何出嫁的 / 315
- 第一三三问 史湘云出场为何如此突兀 / 317
- 第一三四问 是“高台摆”还是“高台盘” / 319
- 第一三五问 何谓“垫踹窝” / 321
- 第一三六问 咬舌儿能咬出“厄”音吗 / 323



- 第一三七问 “不敢则声”是何义 / 325
- 第一三八问 袭人因何又下规箴 / 327
- 第一三九问 史湘云是“近中近”吗 / 330
- 第一四〇问 贾宝玉有“情极之毒”吗 / 333
- 第一四一问 平儿为谁做屏障 / 336
- 第一四二问 “和女人料近些”是什么意思 / 338
- 第一四三问 薛宝钗有可能正月二十一过生日吗 / 340
- 第一四四问 宝玉一生为谁忙 / 343
- 第一四五问 薛宝钗很阴险吗 / 345
- 第一四六问 贾母属意薛宝钗吗 / 348
- 第一四七问 贾宝玉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/ 351
- 第一四八问 谁是“猴子” / 354
- 第一四九问 畸笏叟是谁 / 356
- 第一五〇问 “拐孤”是何意 / 358
- 第一五一问 贾政很无奈吗 / 360
- 第一五二问 贾宝玉因何烦恼 / 362
- 第一五三问 花与水是大观园的主体意象吗 / 364
- 第一五四问 “闲愁”为何改“闲情” / 366
- 第一五五问 王熙凤是如何揽权的 / 368
- 第一五六问 落魄王孙看贾芸吗 / 371
- 第一五七问 “倒扁儿”怎能是“倒揣” / 373
- 第一五八问 “干净”是生出来的吗 / 375
- 第一五九问 贾宝玉如何“情不情” / 377
- 第一六〇问 赵姨娘为何如此狠毒 / 379
- 第一六一问 为何不能轻视贾环 / 381
- 第一六二问 是谁将宝黛之恋公之于众的 / 383
- 第一六三问 “背心”源自何时 / 385
- 第一六四问 贾宝玉为何说“轻薄话” / 387
- 第一六五问 为何让薛蟠请客 / 389

- 第一六六问 鲟鱼什么样儿 / 392
- 第一六七问 林妹妹为何哭了两次 / 395
- 第一六八问 不接榫处何其多 / 398
- 第一六九问 在滴翠亭，是彩蝶戏杨妃吗 / 401
- 第一七〇问 红、芸恋是大观园唯一的范例吗 / 403
- 第一七一问 相煎何太急 / 406
- 第一七二问 这是他气的吗 / 409
- 第一七三问 葬花词“似谶成真”吗 / 411
- 第一七四问 葬花词有所本吗 / 414
- 第一七五问 唐寅诗亦有所本吗 / 416
- 第一七六问 “得济”就是“得了大帮助”吗 / 419
- 第一七七问 贾宝玉与林黛玉是一样悲伤两样情吗 / 422
- 第一七八问 贾宝玉的胆子怎么大了 / 425
- 第一七九问 薛宝钗爱不爱贾宝玉 / 427
- 第一八〇问 袭人如何嫁了蒋玉菡 / 430
- 第一八一问 蒋玉菡是干什么的 / 432
- 第一八二问 宝、黛成婚又如何 / 435
- 第一八三问 凤姐儿到底有几个女儿 / 438
- 第一八四问 宝、黛冲突导致贾母的最初觉醒吗 / 440
- 第一八五问 林黛玉莫非疯了 / 442
- 第一八六问 贾母是怎样一个人 / 445
- 第一八七问 难道神笔靠天成吗 / 447
- 第一八八问 “较证”是“较真儿”吗 / 449
- 第一八九问 宝钗一怒意何如 / 451
- 第一九〇问 王夫人该不该打金钏儿 / 454
- 第一九一问 “得了已”还是“得了意” / 456
- 第一九二问 晴雯为何撕扇 / 458
- 第一九三问 金麒麟是又一个金玉良缘吗 / 460
- 第一九四问 林黛玉为何喜散不喜聚 / 463